

非真值意义的语言学价值

彭玉海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摘要: 本文对具有不同认知理据和基本特性的非真值意义进行系统化的分析和研究, 它们是句法层次的非真值意义、熟语性语义构造的非真值意义以及语用层次的非真值意义, 藉此具体展示非真值意义重要而独特的语言学地位和价值, 建立起非真值意义的结构层次体系。

关键词: 非真值意义; 认知理据和特性; 结构层次体系; 语言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 H353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论

自 19 世纪下半叶开始, 真值意义或真值条件语义学的研究盛行, 它认为真值条件是语言理解的中心, 自然语言意义在于与客观世界中有关的事实结构同形, 即句子所表达的内容是外在的实际情况, 语句之所以为真在于它在客观现实中有真或假的对应情态关系, 通过陈述一个语句为真的条件可以达到理解其意义的目的。维特根斯坦这样说道: “知道一个句子的意义就是知道如果它是真的, 情况是怎么样的。”(维特根斯坦 1996: 87)“如果我们谈到使这一个命题成为命题的东西, 那么我们所指的就是真理的功能。”(维特根斯坦 2003(4):113)然而, 用唯实论的真值条件来定义句子意义有明显的局限性, 因为并不是所有有意义的语句都可以用真值性来判断和分析, 不少句子、语句都有专门的意义, 却并不存在真与假的问题。语言哲学、心智哲学、认知语言学等研究的实践还表明, 很多句子没法表现或者没有必要去表现语义内容及其同客观存在的同形对应关系, 但都有自己的交际功能和独特的语言意义。重视整体的语义功能和交际者的主观因素的认识语义学提出了反对客观真值条件语义观的口号, 主张突出交际者对自己直观感受到的外延世界的观念上的反省, 紧紧抓住语言的动态特征和语言行为的社会特征、心理特征、文化价值等, 打破这种形式语义学的束缚^①。另一方面, 尽管“真值意义与非真值意义都是要把语句和外部世界联系起来”(格雷马斯 1999: 59), 但联系的方式、目的、效用等却大不相同。在英语中有这样一个名句: We're the world (, we're the children)。要从逻辑判断的真假值上去分析它, 似乎找不出这一句子有什么交际价值, 可这句话被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有名作者写进援助非洲难民的歌里面, 传唱全球, 这种效用靠的不是句子表达的客观对象或客观事实, 而是这一句子的字面真值意义所隐藏的一种思想或主观认知意义。L.T.F.Gamut 在《Logic, Language, and Meaning》(1991)一书中就表示, “自然语言的意义除了对外界事物有所指称以外, 还有信念、态度等心理因素, 即自然语言的意义还包括非真值条件的方面。”(转引自邹崇理 1995: 28)而这种特殊的意义比或真或假的句子语义多出来的, 同时也是特别重要的便是由隐(或)现的交际互动因素制约着的心智潜能或言语潜能(parole potential)(例如: ——他妻子对他很体贴。——她对他很体贴, 但她不是他妻子。这后面的答话所包含的话中话就是这样的言语潜能), Halliday(1978: 21)曾经说过, “语言使人们的‘行为潜能’编

码成‘意义潜能’，再通过语法和词汇编码成‘话语’”(转引自顾曰国 1999: 6)，这都反映了非真值意义跟人的行为、意志和语句之间存在的内在关联。而从符号学的角度看，使用非真值意义语句的本质跟语言中转喻十分相似，因为“言语中运用转喻的本质在于：从在现场的、实际使用的符号向不在场的、未使用符号的语义转移。”(华劭 1996: 10)另外，转喻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矛盾性”及“不合理性”——这一点反映在非真值意义的理解中就是它跟字面真值意义之间的或近或远的一段距离，而交际行为中通过各种方法消除这一距离是交际能力的重要体现。因而，从动态的语言运用观来看，确实有必要把这种非真值意义划分出来，展开专门、系统的分析和研究，而这恰恰是俄语语言学界尚未进行过专门、认真的梳理的内容。这样的整体研究将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减少了语言研究中过于抽象、过于理想化的弊端，更接近于使用中的语言的实际情况。

本文主要谈的非真值意义有三类：句法上的非现实式及相关句子类所包含的非真值意义；熟语性质语义构造所包含的非真值意义；交际—语用层次的非真值意义。本文的研究是想表明，第一，无需用真与假的参数来衡量的非真值意义可以把跟“说话人”或“交际者”因素有关的一系列句子意义统一起来，而且可以使这些意义系统化、层级化。第二，不同的非真值意义类型有不同的认知理据。第三，不同的非真值意义类型有不同的特性。最终，本文将建立起具有不同认知理据和基本特性的非真值意义的结构层次体系。

2 句法因素制约的非真值意义及其语言学价值

这一层次的非真值意义的认知理据是“说话人对现实的判断方式”，即说话人及其言语思维对句子内容跟现实的对应关系加以确定。正如 K. Donnellan 指出，“非真值意义是说话人的指称(speaker's reference).”(转引自林书武 1994)它向我们展示非真值意义同样也包含在句法因素中，换言之，说话人因素也在向句法单位渗透，这一观点在郝斌(2002)中有突出的反应。

俄语中的句法式表示句子内容在时间上跟现实的对应关系，构成语法上的客观情态性，其中的非现实式表达的就是客观上还没有得到落实的行为，因而反映在句子中就构成了言语中的非真值意义。不难发现，其实这种非真值意义从本质上讲，并没有超越传统的真值条件的判断或检验，就是说，这是基于“事实上没有”而产生的本原性的非真值意义，因而它在整个非真值意义体系中是较特别的，但由于其中(潜在的)说话人因素参与形成的种种语义功能远远超越了真值条件本身，必须要把它跟真值意义分开并对立起来，否则无法挣脱传统的巢臼，也就无法从实质上触及这些语义内容。这样的非现实式共有 5 种：条件式、愿望式、祈使式、应该式和假定式。(参见«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1980, 以下简称《80 年俄语语法》)下面对这 5 种非现实式各自表现的非真值意义功能作一分析。

(1)愿望式的语义表现的是说话人希望实现某一事情，表示对某种现象的抽象的向往，愿它变成现实。这种“愿望”分两大类，一是可实现的愿望。它又细分为：i)纯愿望(愿某事实现(Конец бы войне. Решил бы он эту задачу)、愿某事尽早实现(Скорей бы была зима)、不愿某事实现(Дождик бы не пошёл)); ii)表示所希望实现的现象是必需的、经过选择的和唯一的(只单纯表唯一必需的愿望(Лишь бы он застал отца в живых)、表示如果实现这一愿望，……(Нам бы хлебушка кусок)); iii)表示希望对方做某事(Сходил бы ты к врачу; Не будил бы ты его)等。二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望或强调所向往的事眼下不存在。它细分为：i)所希望的事过去未曾发生和实现(指应有(应做)而未有(未做)的事，含失望、谴责等主观情态意义)(Хоть бы узнал сперва)、本是合理、有利的事却没有实现(Мне бы смерть, а ты бы жил да жил)、指没出现所希望的事，造成一定后果(Если бы не война)); ii)表示眼下未实现的愿望(鼓励对方去做没有实现的事(Вы, мужчины, хоть бы анекдот рассказали)、认为做那件未实现的事好于另一件事(Поехали бы как-н. отдельно)、认为未成的事是对另一件事的补偿(И не учится, и не

работает. Хоть бы дома помогал).(2)祈使式的基本意义是表达意志、以实现某一事情。下分三大类，一是表纯祈使意义，体现为要求、请求、建议、劝告等；二是兼有祈使和应该的意义；三是兼表祈使与意愿。(参见孙淑芳(2001)相关分析)(3)应该式表示实行某事是应该、被迫、不得不的。在特定上下文中还可有不满、不情愿、责备等主观态度：Опять я сижу дома и возись с малышом; Солдат он и будь солдат. 应该式意义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具体情景中的应该意义(Вы не платите, а я за вас отвечай (А.Чехов); Живи не как хочешь (вынужден жить и не как хочешь)). 二是习俗情理中的应该意义，表“理应”、“本该”和一些主观情态意义(Я ученик, я и ходи; Солдат он и будь солдат). (4)假定式表示在某一不确定的时间行为有可能实现：Уехали бы они! Ни крику бы, ни спора. (5)条件式意义表示时间上不确定的诱因，即制约、诱发另一现象的原因：Будь бы друзья рядом, они бы помогли; Мороз бы, так лёд бы окреп; Учился бы сын, мать бы не огорчилась. 总体上讲，非真值意义是这些句法式对应的句子实现自身交际价值的前提条件，这为认识和挖掘客观情态性、句法式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手段，对这一意义的分析具有方法论的价值。

句法划分中基于交际目的的疑问句表示一种疑问的语气(mood)，即对现实中是否存在句子内容传达的那一事件没有把握，发话人把自己问的事情看成尚未实现的，实质上就是一种非真值意义，“疑问句由于不直接表达命题也就无所谓真假。”(周绍珩 1984)例如，Она принесла какие-н. бумаги? Мне Звонили?都表示说话人对句子表示的行为在实际中的存在持怀疑、没有把握。更为重要的是，疑问句子可以出现在没有提问意图的情况下，此时疑问所产生的非真值意义可以表现其他的一些语义功能——说话人对事态可能性所持的态度和认识，即(主观)情态性(modality)，例如，疑问句子 Вы не можете передать мне соль?就是通过疑问语气表现了主观意志上的“祈使”这一非真值意义和会话含义上的“请求”这一交际意图(有关会话含义详见后文)。这样，从人们的交际的需要和意图方面去理解语法，可以将句法结构和意义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也表现了句法跟间接言语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S.C. Levinson 以及 Ю.Д.Апресян 等都认为，句子的句法派生过程必须参照语用制约。S.C. Levinson 还提议：正象生成语义学认为应该有“语义句法”(semantax)一样，应该建立一般的“语用句法”(pragmantax). (参见 Levinson 1983)

这里我们集中谈一些固定的疑问模式句——即 Е.В.Падучева 所称的“疑问词用于成语性非规范意义的句子”，分析它们的非真值意义所传达的交际—语用功能。这样的疑问句结构类型有：(1)Почему бы не уехать? А почему бы ей не верить? Женщина всегда порядочнее вас. (А.Софронов)该类疑问句子的表情意义是“对可能性发问”，并兼有建议或肯定的意思，或表示愤懑、反驳等感情反应。(2)Как с этим не согласиться? Как не пойти мне?该类疑问句子对动作的可能性、合理性表示充分、有力的肯定。(3)Неужели Саша не учится? Неужели вы не понимаете? 该类疑问句子表示怀疑、不相信、惊奇等“意志情态关系”。(参见 В.Мартынов 1982:187) (4)Ему ли не понять этого? С этой ли силой не победим? 该类疑问句子表示带表情评价的肯定或否定。(5)Что (к чему, чего) унывать? Что мне врать? Что сейчас гадать? 该类疑问句否定动作的必要性、合理性，可兼含不赞同和惊奇的意味。(6)Что за концерт? Что за шум? Что за позже сделать? 该疑问句子对有关事物的性质提问，但往往有“语用—评价意义关系”(В.Мартынов 1982:187). (7)Что из этого? Хотя бы и дома был — что с того? 该类疑问句的非真值意义是就事情后果发问，表示后果无关紧要而可以不予考虑^②。

其次，祈使句不直接表达命题，无所谓真假值。“当我们发出一个命令时，可能看起来似乎命令所希望的最后的一定还没有表达出来，好象在命令及其执行之间始终存在一个鸿沟。”(维特根斯坦 2003(4): 124) 在此不妨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一点：针对“奥斯汀是位出色的分析哲学家”这一真值判断的命题，我们不能讲：“命令奥斯汀是位出色的分析哲学

家!”,原因就在于它祈使的是已经存在的事件,换言之,能够被祈使的只能是尚未发生的行为。至于感叹句这样的句子类不表达独立的命题,只能传达非真值意义,抒发交际者的情感、情绪或表达其态度、意愿,这些句子内容在现实中有还是没有、真或假即便可以感觉出来,也已不再是主要的,说话人并不真正在意这点。试比较: **Только каких фруктов у нас нет! Кого я вижу! Сколько воды утекло; Знай наших! Вот так клюква! Слава богу!**等。还有俄语句法中的单部泛指人称句也没法对其作出真与假的断言,表达的也是非真值意义。因为它没有专一的直接受话对象,行为实现与否无从落实,而一旦要用它来言内意外,客观上的真不真实则将退居次要。示例: **Не плюй в колодец: пригодится воды напиться; Если хочешь быть красивым, поступи в гусары.** (К.Прутков)

推而广之,逻辑—句法上的证同句同样是借用句子的非真值意义来传达不同的主观态度、认识、情态等,实现交际意向。证同句表达两个东西相对于一个东西的同一,反映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同一是跨思维 and 语言层次的关系,这指在思维和语言的某一个层次上是分开的或不同的东西,在思维和语言的另一个层次里又并合在一起,成为同一个东西,因而可以说是观念—逻辑上的等同。例如,托尔斯泰是进行道德说教的婴孩;亚里士多德是古代世界的黑格尔(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是《形而上学》一书的作者”)。而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弗雷格的“暮星是晨星”,暮星和晨星在各自的思维和语言对象层里各不相同,但相对于金星来讲,它们是同一的,因而归根结底证同在本质上反映的是说话人的主观观念这一非真值的意义。

应该看到,这一大类非真值意义,不管是各种句法式意义还是据交际目的或逻辑—句法功能划分出来的句子的意义,一方面传达“非现实性”的纯非真值意义,即客观实际中不存在的行为意义,另一方面更多传达的是跟交际者感受、态度、认识、评价等认知因素有关的主观层次的意义。如前所述,这也为句法学向交际句法(Г.А.Золотова 等所主张的)转变提供了事实根据,也为语法学提供了研究问题的新视角。

不妨结合特定参数对非真值意义的特性加以归纳和分析。该层次非真值意义的基本特征有以下方面:(1)不可以取消。就是说 **Он пришёл? Пусть он придёт** 等句子的非现实意义成分不会因为增加某些条件就被消除。(2)不可以分离。即这种非真值意义附属于句子的语义内容,不属于语言形式,即使句子在表层形式上发生变化,也不能使该意义脱离这些句子。(3)可推导性。尚未实现的行为意义易于推断。(4)规约性。由于句子的这种意义跟式范畴设定的基本意义吻合,因而是规约性质的。但以上提到的证同句和感叹句不适合这一特征。(5)确定性。在句法范围内,非真值意义的句子在不同的场合所包含的语义原则上都是确定的,这使它跟纯粹语用范畴的意义有一定不同。

3 各种熟语性质语义构造的非真值意义及其语言学价值

在俄语中有大量的习用语、成语模式构造,它们不表示外在的客观实际的事理—逻辑意义,不是为了作出真或假的陈述,因而拥有的是非真值意义,专门用来表达说话人的主观情态—评价意义和一些意味特征、附加意义、语气等,而这一切用其他结构形式的语言手段很难表达。

该类非真值意义的认知理据是“转喻—联想”机制,即要分析和判断相关句子的这一非事理—逻辑意义,需要根据相关性和相关原则发掘隐藏于句子表面意义之外的含义。

我们首先分析“同语反复”语义构造所包含的字面外的非真值意义。这种习用化的句子所传达的非真值意义是一种语用功能,即借助交际语境、上下文和交际对象的特点等表达其他意义。这在交际上看起来是通过违反“量”的原则来达到交际目的。以下是具体分析:(1)**Закон есть закон; Женщина есть женщина; Семья есть семья.**该类同语反复句子的非真值意义是强调、突出事物的特性,表明说话人对这一事物的极端重视。

(2)Дружба дружбой, служба службой; Сосулька сосулькой; Выборы выборами.该类同语反复句子的非真值意义是表示让步的评价, 或对事物特征进行强调、突出——特征完全显现。(3)Пенсионер и пенсионер; Умница и умница.该类同语反复句子的非真值意义是“不值得惊奇”、“如此而已”这样的主观评价。(4)Люди как люди; Обед как обед; Снаружи люди как люди, а внутри загадка.这类同语反复句子的评价意义为: 事物属一般、正常或普通。汉语中也不乏这类意义的用法: 你爱的那个女人是女人; 青年人总是青年人。(吴为章 1999: 269) A.Wierzbicka (1991)从人类交际语义学这一角度对这种同语反复结构的特殊语言意义作过分析。她指出, 即使是 **Boys are boys** 这种表示“自明之理”的结构也含有各种语言文化特有的非真值条件的交际语义。例如, 汉语中有些同语反复结构在英语中没有。像“女人是女人”、“亲友是亲友”这类让步同语反复, 在汉语中往往以让步状语从句的形式出现在一个主句之前, 构成“女人倒是女人, 就是没有女人味”、“亲友倒是亲友, 就是不够亲密”等复合句。这种句式虽然承认一些共同的特征, 但强调的却是个体的不同。而英语中的 **Boys are boys** 和 **War is war** 这样的同义反复句, 虽然承认个体成员的一些不同, 但强调的却是事物本质特征的一致性。

其次, 各种成语性模式句子的非真值意义功能。成语性模式句的功能特征总体上只反映说话人的意志情态及对事物的品评、态度: 5)Ехать так ехать; Пить так пить, нечего стесняться.这类成语模式句的非真值语义是“同意进行某一动作行为或采纳某一(行为)建议”或表示“无可奈何、不得不”的评价意义。(6)Вот голос так голос; Вот был мастер так мастер.这类成语性模式句的非真值意义是“对事物典型特征的高程度的评价”。(7)Нет чтобы (Не бы) помолчать; Где ты был? Нет бы летом появиться — хоть бы плавать научил. (В.Шугаев)该类成语模式句子的非真值意义是“(对该做而未做某事)表示不满、不赞同”。(8)Праздник не в праздник; В последнее время сон ему не в сон.这一类成语性模式句的非真值意义为“事物丧失了通常的长处或特性”。(9) Ай да наш приятель; Ай да плясун (молодец).这一成语模式句的非真值意义为“表肯定、赞许的评价”。(10)Всем пирогам пирог; Селёdochка, матушка, всем закускам закуска (А.Чехов); Вот это новость так новость! Всем новостям новость. (В.Шукшин)该类成语性模式句的非真值意义为“事物是同类中最好的”这一评价。(11)Кому как не им идти; С кем как не с ним мне посоветоваться; Куда же вам обращаться как не к директору.该类成语性模式句的非真值意义为“强调做某事情的合理性、必要性”。(12)Что за характер; Что у тебя за вид.该类成语性模式句的非真值意义为“对事物正面或负面的评价”或“对事物的性质特征表示惊奇”。(13)Чем она не невеста; Чем он не доктор.该类成语性模式句子的非真值意义为“事物近乎完美”的评价, 即“完全够得上是……”(14)Напарится не напарится.该类成语性模式的句子的非真值意义为表示行为进行得不充分, 让人不惬意, 因而暗含有一种否定、甚至嘲讽的主观情态意义。(15) Радость не радость.该成语性模式的句子的非真值意义是表示不确定、没有把握, 说不清是喜还是忧的一种主观感受。Д.Н.Шмелев(1961)曾经指出“这种具有表情色彩的句子在语义上接近于情态陈述式句子”。而这些主观情态意义一旦在言语语义结构中成为主导的意义成分而固定下来, 实际上已经发挥了较稳定的语言功能。《80年俄语语法》在处理类似句子时, 就引入了聚合体、正规体现等操作。

再其次, 俄语的熟语、谚语也大量反映语言中的非真值意义, 这是俄罗斯民族的语言、历史、文化的积淀, 在语言中已经规约化。在熟语中, 溶合性熟语无真值意义可言, 不能用真和假的标准去分析和判断, 在使用过程中保留下来的只是字面外意义, 而剔除的是其字面真值意义, 而且这两种意义之间没有事理—逻辑上的关联, 这类熟语的组成词在意义上完全作为一个整体记录在词汇里, 构成特殊的非真值意义。例如, съел собаку в чём, бить баклуши, перемывать косточки, лить пули, подложить свинью, валять дурака, точить балясы 等。而接合性熟语的语义不是各组成词的意义总和, 而是字面意

义的引伸，用的也正是这类熟语的非真值意义。示例：**идти ко дну, сидеть на мели, ловить рыбу в мутной воде, плясать под чужую дудку, держать камень за пазухой, держать нос по ветру, уйти в свою скорлупу.**这类熟语在语义上有一定形象性，是通过转喻联想方法得出其语义的。可见，非真值意义在俄语熟语语义结构和运用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此外，俄语中的谚语在言语交际中实际上也无法进行语义上的真值性的判断和分析，表达的是说话人的认识、评价、意志等。而且理解这些谚语的含义往往需要进行类推(转喻的结果)和联想。例如，**Пролитую воду не соберешь; Одной рукой в ладоши не хлопнешь; Что посеешь, то и пожнешь, Куй железо, пока горячо; Что имеем, не храним потерявши, плачем; Люби кататься, люби и саночки возить; Нечего пенять на зеркало, коли рожа крива; Шила в мешке не утаишь; Поздние гости гложут кости; После драки кулаками не машут; В Тулу со своим самоваром не ездят; Спустя лето по малину в лес не ходят**等。

上面的分析显示该类非真值意义有以下一些基本特征。(1)不可取消性。附着于相关熟语性句子的这一非真值意义不会因一些言语条件的改变就被消除。(2)不可分离性。这一非真值意义附属于句子的语义内容，不属于语言形式，因而即便可以用同义词替换，也不会使该意义脱离原句子。(3)可推导性。可以通过功能、特征相似及事理上的相关性等联想推导出字面意义之外的说话人含义，但溶合性熟语例外。(4)非规约性。这类非真值意义的推导跟语境、意图等言语因素有密切关系，因而是非规约的。但熟语例外。(5)不确定性。这类非真值意义的词语在不同的场合可能有不同的含义，而且一些场合下，这种含义有可能难于把握。如 **женщина есть женщина** 是表达同情、怜悯、鄙视、欣赏，还是不满、愤懑，可能都不好断言，对说话人因素的依赖特别强。但熟语的非真值语义原则上是确定的。

4 语用层次的非真值意义及其语言学价值

语用型非真值意义的理论基础是日常生活中的“以言行事”这一语言事实。它在总体上是一种具有特殊的社会、心理效应的交际意义，主要有两种，一是言语意向行为施为句的意义，二是句子原本的真值意义或字面意义在特定交际语用条件下所产生的语用功能，如间接语言行为意义、各种会话含义或隐涵等。这两种意义都是“一定的语境、认知—交际目的可能窒息述谓性”(郝斌 2002:59)的结果。因而，从语用角度讲，非真值意义是把句子字面内容跟现实世界中的语境、意图、背景知识、思想观念等“变量”联系起来的一种意义。

总体上该类非真值意义的认知理据是“言语意图和交际策略”以及“语用推理”。就是说，要通过对说话人的意向和对交际原则、策略的运用来分析相关语句的言语意义。

首先，施为命题句子只能用在社会—人际关系的语境里，“说话人通过具有行事能力的语句来实现自己的交际意图”(何自然 1998:82)，即言中有行。反过来讲，就是一些社会行为非得通过言语行为才能得以完成。J.Austin 强调，行为是没有真假值的，这对那些沉溺于在每句话中寻求真值的人，无疑是一副清醒剂。(转引自涂纪亮 1992:204)施为句子的这种非真值意义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表现方式：施事行为本身跟施事者的“信念、愿望、意图、情感和情绪”等心理状态密切相关。J.R.Searle 言语行为理论的中心原则是：言语行为是广义的意义的—一个方面，不能简约为真与假的问题，就是说，言语行为构成意义中不能用真值条件语义学来说明的那一部分。言语行为应该用合适条件来描写，它们确定地属于行为(action)的部分，适合于它们的分析方法也应来自行为理论，而不是来自按真值条件理解的狭义的语义理论。对这种非真值意义而言，重要的是实施言语行为的合适条件(要适当、得体)、真诚条件，而不是事情的真实性。关于这一点 L.T.F.Gamut 有过这样的认识：自然语言意义的非真值条件方面即是其正确使用条件。(转引自邹崇理 1995) 像 **Стол накрыт. Прошу всех к столу.**这句话只有由主人来讲，才是得体、有效的。行为句 **Наименую корабль именем Ленина.**只有当出自特定官员之口时才能恰当并生效。也只

有具有相应身份、地位的人在特定场合讲出语句 *Объявляю ярмарку открытой*, 才会被接受和认同。当一个检察官宣判 *Осуждаю преступника к смерти* 时, 是不会生效的, 因为“施为者”不具有完成相应行为的法官的地位或权力, 或是施为的对象不适于被施加相应的行为。施为句的这种特殊含义表明话语行为和(施为)命题行为本身跟(施为)语用行为之间的关系不是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 而是类似在选票上划圈跟投票选举之间的关系。例如, *Благодарю вас, вы доставили нам настоящее наслаждение*. 说出这句话即成就了“致谢”: 在特定场合下, 说话行为和话语要表达的“感谢”行为正好吻合。这种施为语用功能十分丰富, 可以有任命或授权、宣布(宣告)、允诺、警告、要求(命令)、禁止、命名、责罚等。相关的言语行为在话语中的地位一般是主动的, 不断开启(引导)新的话语行为链(如命令、请求、授权), 或者引入新的言语事实(如命名、宣告), 或者社会事实(如责罚、判罪), 表明该施为言语行为代表的非真值意义在话语结构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A.Wierzbicka (1991)提出过“施为语法”(illocutionary grammar)的想法。她认为每种语言都有一套表达本语言所特有的具体的施为手段, 这套施为手段就是施为语法, 而且这种施为语法跟语言文化方式直接相关, 就是说施为意义这一非真值意义在语言中有很深的渗透和积淀, 而且具有普遍的语言学价值。

其次, 各种间接言语行为意义、会话含义表现的言外意义也超越了作出真与假的断言, 这种非真值意义实际上在哲学语法中可以找到充分的根据, 休谟、孔德、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哲人都认为, 不具备明晰性、确定性的语言所指都表示非真值意义。而间接言语行为意义、会话含义恰恰不具有明晰、确定的特性。跟施为语句非真值意义不同在于, 它不是句子形式所固有的, 跟句子形式或句子的真值意义没有直接的简单的联系。受话人无法通过句子表面意义直接判定交际意向, 而要通过相关语用条件推导出这一间接用意, 表明该非真值意义是“通过实施另一种言语行为从而间接地实施某一施事行为。”(Серль 1986:196) 例如, 当父子俩一同进屋后, 父亲为了让儿子关门, 可以通过下面一些句子的非真值意义来表达: *Okay, Johnny, what am I going to say next? Now, Johnny, what do big people do when they come in? How about a bit less breeze?* (例子转引自何自然 1988: 77)这里, 作为受话一方的儿子必需凭借自己的背景知识、语境等间接地推导出父亲的言语意向。当主人想让不受欢迎的客人离开时, 他可以用一系列真值意义并不表示祈使意图的语句: *Дождь пойдёт; Мне надо докончить письмо сыну; Соседи просят меня на ужин / к телефону; На днях меня мучит бессоница, мне надо к врачу; Экзамен на носу, приходится готовить урок* 等。很多时候受话一方须根据质、量、方式、关系交际准则才能够猜出说话者的间接言语用意。正如孙淑芳(2001: 177)在研究间接言语行为时所谈的那样: “只有超越语句表层形式(指语句结构形式对应的字面意义——引注), 才能领会暗含的‘言外之意’。”孙淑芳还对祈使言语行为意义的间接表达方式: 陈述式、疑问式及愿望式作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像违反“质”的准则的讽刺或反语(“别佳真够朋友!”)等说话人意图和句子意义有重大变异的其他语言现象都属于间接言语行为, 其意义都具有非真值的语言性质。

非规约的会话含义或隐涵在语用意义分析中的独特价值在于, 它把语句意思的核心以较极端化的方式集中到了交际参与者的特点、说话人意图、言语环境等语用变量身上。例如, 在一定的语境中, 用“此人无事不登三宝殿”来回答“他来干什么?”这句话时, 其真值意义本身并不是主要的, 而是字面外的非真值意义: 暗示某人准是遇到了难事来找自己, 表明说话人对来人的特点、意图等十分清楚。我们想强调的是: 体现会话含义的话语(对话)之间的联系实质上是命题意向之间的联系, 就是说, 语句的非真值意义所针对的是交际者的交际意图, 而不是句子字面意义。下面通过一些会话实例来看隐涵的交际(非真值)意义: (1)—*Can watch TV now, Mommy?—How is your homework getting along. Tom?*(隐涵为“不许开电视”) (2)—*Do you want some coffee? —Coffee keeps me awake.*(隐涵为“不

想喝咖啡”) (3)—How do you like cake? —I could eat the whole cake. (间接含义为“馅饼十分可口”) (4)—The hostess looks terrible in that dress, don't you think? —Huh, the food tonight is very nice.(会话含义为“你说的话不妥”或“我拒绝对此表态”)(例句转引自张春隆 1995: 115; 何自然 1988: 80)(5)—Девушка красивая? —Да, юбка на ней красивая.(暗示“姑娘不漂亮”)(6)—Джон отлично учится?— Говорят, что он отлично танцует.(暗示“约翰学习成绩不佳”)(7)—Бейрут находится в Перу, так ли? — Тогда Рома в Румыни, я думаю. (包含的非规约隐涵意义为“你说得太离谱”)这里的(1)、(2)句包含的非真值意义属一般会话隐涵, 答语言简意赅, 而且还间接地解释了事情的原因。后面几例则属“特殊的会话隐涵”(这类隐涵多含负面评价意义), 需要凭借语境等因素作较为复杂的推导。可以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以言行事——以一种言外示力间接地实施另一种言外示力行为, 说话人有意破坏交际合作原则, 让对方通过旁敲侧击的话语来明白其会话隐涵。因为直接回答不合时宜, 不得不退而选择礼貌原则, 实际上这是在更深层次上遵行“合作原则”。Т.В.Булыгина (1981:335)认为这是“用无声传达出来的用意”(дать (адресату) понять без слов)。看来, 会话隐涵中的“答非所问”往往潜含说话人的实际意图, 隐藏着许多正面回答所无法传达的补充信息和细微含义, 后者一般是只宜意会不便言传的东西。这在本质上是答话人用非真值意义的句子去回答问话人的真值意义的句子, 即用命题意向的句子针对命题内容的句子, 这是利用交际意向的反拨作用对真值条件内容进行操作, 表明对话统一体内部的意向联系或非真值意义联系在交际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 反映了会话隐涵这一言外用意所凝聚的信息力及其对话语的强大解释力。正如 Е.В.Падучева 所讲, “会话隐涵的确能减轻句子和话语语义描写的负荷, 消除交际共知意义成分。”(Е.В.Падучева 1985:43)

总之, 各种间接行为意义、会话含义、隐涵属于自然语言意义的非真值条件方面, 它跟语言的使用有关, 只有结合语言的使用者及使用环境来研究自然语言的意义, 才能描述自然语言意义的非真值条件方面, 即正确使用的条件。因而就表现自然语言多方面的意义而言, 非真值意义的系统研究是对纯语义研究的补充。致力于语言语句的使用环境方面的会话含义分析在研究自然语言意义中的非真值条件方面大有作为。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能够找出形式和用意之间的一般性对应, 使预测的用意符合实际, 反映非真值意义的言语行为理论似可以在语言使用的整体理论中发挥作用, 这也是“形式语用学”要达到的目的。

总的说来, 语用层的非真值意义具有如下特征。(1)施为意义的不可取消性与间接言语行为意义的可取消性。施为句中说出这一句话本身就代表做这件事情, 因而意义不可取消, 而隐涵、会话含义等言语意义在附加上某些前提条件后就可能使一个推理消除, 因而该推理(意义)就可以被取消。(2)不可分离性。施为意义与间接言语行为意义都附属于语句的语义内容, 不属于语言形式, 因而用同义词替换不会使这些意义脱离开说出来的话。(3)可推导性。施为意义包含在说话本身当中, 自然可以推导。而对于每一个假定的隐涵等间接意思, 我们可以构建相应推导过程, 可以依据语句的字面意思和交际的合作原则和各项准则等推导出这一言外之意。(4)施为意义的规约性和隐涵等的非规约性。听话人可以通过合适条件从施为句中得出说话人的言语意图, 因而施为意义是规约性的。而隐涵等间接言语意思必须在知道句子的字面意义之后, 借助交际环境等因素, 经过较为复杂的推理才能得到, 显然有非规约化的东西。当我们发现一句话的含义虽然是假的, 但根据“质”、“量”、“关系”等交际准则, 这句话仍然有交际价值, 仍然可以是真的。这也同样显示了这种非真值意义的不规约性。(5)施为意义的确定性和隐涵等间接言语意思的不确定性。施为句在合适条件下产生的言语意义总是单一的。而各种间接言语行为语句在不同的场合可以产生不同的会话隐涵, 有时可能不好作唯一的断言, 至少在一些情况下具有某种不确定性, 跟各种语义理论通常假设的确定不变的意思不相同。(6)与交际者的特点有关。施为意义和隐涵意义的判定和理解各自都跟交际双方的特性有关联。如说话人的身份、职务、听话人的知

识、信仰，双方的共同背景、双方的关系等。

5 结束语

真值意义命题句子向非真值意义、向间接语境或内涵语境的转化是言语表达和交际策略的需要，也是一种重要的语言方式。

非真值意义及其语句表现的是内涵语境或间接语境中的东西，而真值意义及其句子表现的是外延语境或直观语境中的东西，但语言哲学研究中一些学者认为，即便是有真值意义的句子也只是意识的结构，思维的图像，就是说所谓的真值意义包含“人”的主观认识，因而实际上它是要让说话人承认语言符号的意义或其所表达的观念(是以语言为媒介的我们的观念)，而不是所指或指称。果真如此的话，语句的非真值意义至少在功能上将跟真值意义等同起来(А.Вежбицкая 也曾提出类似看法)，二者在“所指”上的矛盾对立将得到化解。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在二者,尤其在非真值语句的意义功能上或者在其所表达的观念(语用意念、情态意念)的分析、理解上下功夫，从而为非真值意义理论寻找在语言学中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使其成为分析句子语义关系和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语义关系的一种方法论。本文以上分析表明，可以用非真值意义这根主线把复杂的、跟说话人的主观因素有关的语义成分串连起来，去探索这些语义层次之间的内在联系，进一步认识语言语义整体机制。这样，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语言其实不是我们所想像的封闭自足的系统，它是人的内在和外在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和影响的结果，这一发现可以为我们从多层级、多角度观察和认识、分析语言意义提供理论依据和理论线索，也为当代语言学的一些边缘性探索(如模糊语义学、说话人语言理论等)找到一种理论支持。

附注

①当然，不能不看到这两种意义之间的联系，抛开约定俗成等非语言语义因素，真值意义是界定言语行为性质、推知非真值意义的理据。例如，想让某人把门关上，可以说“有穿堂风”，但不能讲毫无关联的“沙拉中有只蜗牛！”

②对于句法上的一般的疑问句子突破询问信息的原初功能，在特定交际条件下表达专门的言语意向，也可以采用“从语义到形式”这种方法进行分析：(1)否定：—Что смешного?—Спросил наконец Шеров. (Д.Вересов) Кто в силах удержать людовь? (А.Пушкин)(2)肯定：(Я ли её не любила? Я ли её не берегла? (М.Горькой)(3)担心：А что если сами заключенные толкова ли про это? (А.Ким)(4)不满、责备：Зачем вы тут с тоите? Как ты можешь так говорить со старшим? Отчего же вы не возмущаетесь, не негодуете? (А.Чехов)(5)情感—评价：Отдай велосипед! Кому я сказал? И кто же мне мог звонить?(6)疑惑、惊讶：Неужели рассчитывали украдкой выкопать все и продать? (А.Бушков)(7)劝告、建议、祈使：Так не угодно ли вам будет самим с ним поговорить? (Л.Толстой) А впрочем, что же мы стоим? (И. Тургенев)(8)邀请：А не выпить ли нам водочки? (А.Бушков) И ты пойдёшь с нами? (Ю.Трифонов)等。

参考文献

- [1]Булыгина Т.В. 1981 О границах и содержании прагматики [J] . АН СССР СЛЯ. №4.
- [2]Мартынов В.В. 1982 Категория языка [M] . М.
- [3]Падучева Е. В. 1985 Высказывание и его соотнесенность с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ю [M] . М.
- [4]АС СССР 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M] . Том II.М. 1980.
- [5]Серль Дж.Р. 1986 Косвенные речевые акты [A] // Новое в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ке. Выпуск XII [C] . М.

- [6]Шмелев Д. Н. 1961 Внеимперативное употребление формы повелительного наклонен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J] .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 школе. №5.
- [7]Levinson S.C. 1983 Pragmatics [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8]Wierzbicka A. 1991 Cross cultural pragmatics: The semantics human interaction [M] . Berlin, New York.
- [9]格雷马斯 A.J. [法] 1999 结构语义学: 方法研究 [M]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10]顾曰国 1999 使用者话语的语言学地位综述 [J] ,当代语言学, 第3期。
- [11]郝 斌 2002 俄语简单句的语义研究 [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12]何自然 1988 语用学概论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 [13]何自然 1998 语用学与英语学习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学出版社。
- [14]华 劭 1996 从符号学角度看转喻 [J] ,外语学刊, 第4期。
- [15]林书武 1994 《语用学读本》介绍 [J] ,国外语言学, 第3期。
- [16]孙淑芳 2001 俄语祈使言语行为研究 [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17]涂纪亮 1992 语言哲学名著选辑 英美部分 [Z]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18]维特根斯坦 1996 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9]维特根斯坦 2003 维特根斯坦全集(第4卷): 哲学语言(程志民译) [Z]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 [20]吴为章 1999 普通语言学教程新编 [Z] ,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 [21]张春隆 1995 论语用学 [M]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 [22]周绍珩 1984 说话含义以及语义学和逻辑 [J] ,国外语言学, 第4期。
- [23]邹崇理 1995 《逻辑, 语言和意义》述评 [J] ,国外语言学, 第2期。

Non-Truth Meanings and Their Linguistic Value

Peng Yu-hai

(Center of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systematically analyses non-truth meanings of different cognitive motivation and main property: non-truth meaning of syntactic layer, non-truth meaning of various idiomatic structures and non-truth meaning of pragmatic layer.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studies, this paper shows the important and distinctive status and the value of non-truth meanings in linguistics. It also sets up a system of layered construction for non-truth meanings.

Key words: non-truth meaning; cognitive motivation and main property; layered construction; linguistic value

收稿日期: 2003-07-30

作者简介: 彭玉海(1968—), 男, 四川重庆人, 黑龙江大学俄语语言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语义学、语用学、普通语言学。

[责任编辑: 惠秀梅]